

孝子三教正宗

十九

道德經釋畧自序

林子曰。經名道德者。皆所以言道德深遠之意也。然而道也者。非他也。常道之道也。德也者。非他也。上德之德也。上德之德。常道之道也。常道上德。其可得而言乎。讀者悟意而忘言。斯為得之。然道在天地。天地不知也。道不知也。道在聖

人。聖人不知也。道不知也。豈曰無所於
知。亦且無所於得。若天地自以為知乎
道。為得乎道。即是天地且不可謂之道
矣。道其有所於知乎哉。有所於得乎哉。
聖人自以為知乎道。為得乎道。即是聖
人且不可謂之道矣。道其有所於知乎
哉。有所於得乎哉。故道大者。以其無所

於知無所於得也。天地大聖人大者亦以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。夫惟其無所於知無所於得也。故能萬物作焉而不辭。生而不有。為而不恃。功成而不居。能滌除玄覽而無疵。明白四達而無知。乃天乃道。沒身不殆。道之尊。德之貴。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能深矣遠矣。乃至大。

三
五
年
卷
正
德
經
釋
卷
二
十九卷一
順無為而無不為。余初讀道德經。懵然
而無知也。近一二年來。稍有所悟。漫撰
道德經釋畧。以就正諸有道之君子云。
音

萬曆戊子臘日七十二叟子谷子龍江
林子兆恩

咸豐丙辰花朝門人翁天鎧重梓

林子三教正宗統論

道德經釋畧

卷一

門人盧文輝訂正

第一章

道可道非常道。名可名非常名。

林子曰。何以謂之常道。何以謂之常道而

不可道也。而以謂之常名。何以謂之常名。

而不可名也。此言常乃常清靜經所謂真

常之常。而武城王氏老子儻曰。常者不變

不滅之謂。真常之道。體本虛無不受變滅

故不可以言語形容。不可以名狀指擬。才
落名言。便屬形迹。才有刑迹。終歸變滅。又
曰。名則言之命物者。如仁義聖智之類。是
也。

宋程俱老子論曰。可道之道。以之制行。可
名之名。以之立言。至於不可道之常道。不
可名之常名。則聖人未之敢以示人。非不
示人也。不可得而示人也。故西方之聖人
其所示見。設爲乘者三。演爲分者十二。命

之曰教。若夫傳於教外者，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。中國之聖人，祖唐虞，憲文武，以訂詩書禮樂之文，命之曰經。若夫其所以言，猶履之非迹者，則其不可道與不可名者也。

無名天地之始，有名萬物之母。

老子曰：無名者，道也。莊子所謂常無有，周子所謂無極是也。自本自根，生天生地，故曰天地之始。有名者，道所生之一也。德也。

三皇正統卷一
莊子所謂太一。周子所謂太極是也。一生
二。二生三。三生萬物。故曰萬物之母。

故常無欲以觀其妙。常有欲以觀其徼。

林子曰。欲也者。欲之也。將之之義也。意也。我意欲如此。而云云也。余於是而知不安。排不擬議。而出於常道而自然者。無欲也。而安排而擬議。而不出於常道而自然者。有欲也。然惟此常道也。本無欲也。而我以無欲觀之。便是自然。而衆妙之門以啓。可

以知其妙矣。若我以有欲觀之。便非自然。而衆妙之門不啓。又安能而不落於徼耶。或問何者。謂之徼。林子曰。徼一偏也。而孔子之聖。無意者也。故曰妙。

此兩者同出而異名。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。衆妙之門。

林子曰。何以謂之同出。而徼妙之所由以從出者。不可不知也。何以謂之異名。而徼妙之所由以得名者。不可不知也。何以謂

之玄。豈非從萬物之母中發出來也。故玄
邪。何以謂之玄之又玄。豈非從天地之始
中發出來也。故玄而又玄邪。余於是而知
中庸之所謂未發者。其天地之始乎。發之
於未發者。其萬物之母乎。故以天地之始
以位天地。而天地有不位乎。以萬物之母
以育萬物。而萬物有不育乎。

宋呂虛白講義曰。玄之又玄。天中之天。鬱
羅蕭臺。玉山上。在京在人。乃天谷神宮也。爲

腦血之瓊房。魂精之玉室。百靈之命宅。津液之山源。自己性真。長生大君居之。故曰上游。上清出入華房。下鎮人身。泥丸絳宮。人能以神光內觀於天中之天。則胎仙自成。天門自開。萬神從茲而出入。故曰衆妙之門。

第二章

天下皆知美之爲美。斯惡矣。皆知善之爲善。斯不善矣。故有無相生。難易相成。長短相形。

高下相傾。音聲相和。前後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。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而不辭。生而不有。爲而不恃。功成而不居。夫惟不居。是以不去。

始生曰作。作亦生也。

林子曰。夏忠矣。而夏之天下。孰不以爲美。以爲善也。而商則變而爲質。商質矣。而商之天下。孰不以爲美。以爲善也。而周則變而爲文。至於相生相成。相形相傾。相和相

隨。豈非所謂美惡善不善。物理之自然邪。而聖人者。處無爲之事。行不言之教。亦惟順其物理之自然爾。故萬物之作也。謂之自作。固不可。謂之非自作。亦不可。萬物之生也。謂之自生。固不可。謂之非自生。亦不可。萬物之爲也。謂之自爲。固不可。謂之非自爲。亦不可。萬物之成也。謂之自成。固不可。謂之非自成。亦不可。此擊壤之民。而曰帝力何有於我者。其是之謂與。

或問事矣。而曰無爲之事。其將何以處之。
教矣。而曰不言之教。其將何以行之。老子
之道之不可行於世者。以此。林子曰。恭已
南面。非所以處無爲之事乎。無隱乎爾。非
所以行不言之教乎。然則舜孔之道。抑亦
可行於時乎否也。

林子曰。何以謂之不居不去。譬之有室可
居。則有室可去。而我則處無爲之事。行不
言之教。我則何功之有。我既無功可居。則

亦無功可去。大抵老子五千言。蓋以言道德之無所於爲也。而天地聖人原與道德相爲渾融焉者也。則亦何美何惡。何善何不善之有哉。

第三章

不尚賢。使民不爭。不貴難得之貨。使民不爲盜。不見可欲。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。虛其心。實其腹。弱其志。強其骨。常使民無知無欲。使夫知者不敢爲也。爲無爲。則無不治矣。

或問何以虛其心。林子曰。實其腹而已矣。又問何以實其腹。林子曰。虛其心而已矣。林子曰。虛其心矣。而其志有不弱乎。實其腹矣。而其骨有不強乎。

林子曰。虛心弱志。聖人之所以能無知也。實腹強骨。聖人之所以能無欲也。而聖人之所以使民無知無欲者。亦惟在我而已矣。

林子曰。夫爲之而有以爲。且不能治矣。而